

集部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一

宋 李之儀 撰

絶句三

書羅氏屏風四絶

淨練平鋪月上時無人吟得謝郎詩酒酣直欲捉倒影千古風流幾個知

鼓聲絶罷香烟起湧出潮音滿座寒為問如何第一義

等閒拈却面前山
一到山頭却下山終朝只在翠微間白雲本是無心物
何事高低伴往還
日日春禽百轉新明窗棐几淨無塵平生似有叢林分
禿鬢何為尚滿巾

謝荆州太守

荆州太守送白玉泉酒兼詩云第一荆州白玉泉蘭
舟載與酒中仙且須捉住鯨魚尾恐怕醉來騎上天

次韻答之

荆州太守紫微仙遠寄漁翁白玉泉長釣久垂魚未食為君一醉卧長川

題隱者壁

問道全家隱鹿門竹籬茅屋寄江村龎公事業無多子只有平安遺子孫

題漁家壁

賣酒罾魚止數家卜鄰還在水之涯扁舟定向桃源去

斜日紅開兩岸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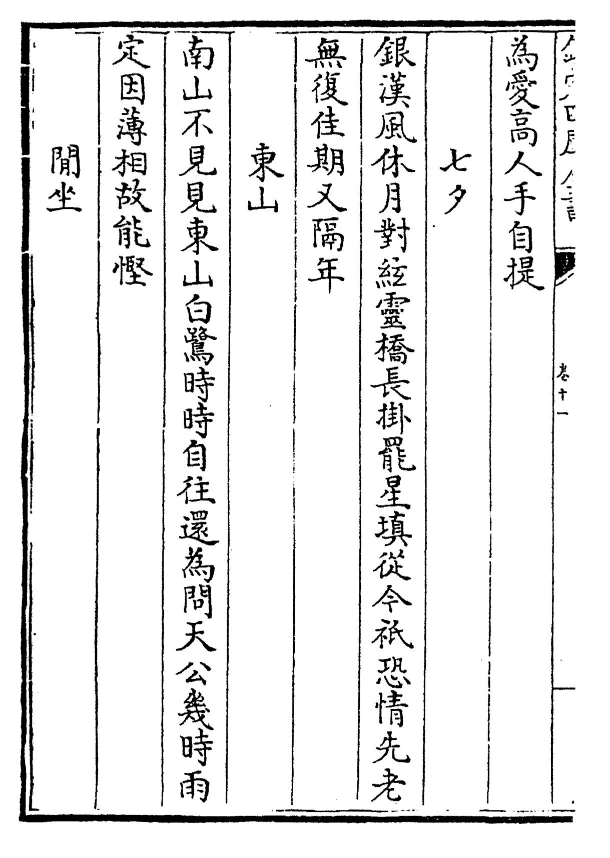
偶題六絶

霜風刮地鴈連天野舍衾寒感舊年獨有多情夜來㩞床頭滴滴慰孤眠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行人猶未有歸期萬里初程日暮時唯愛門前雙柳樹枝枝葉葉不相離

長溪新雨色如泥野水陰寒盡向西楚客天南行漸遠
山山樹裏鷓鴣啼
數卷新遊蜀苑詩長安僻巷得相隨草堂雪夜攜琴處
況似青城館裏時
不覺六月初八日還是去年瓜熟時鞭藉竟誰能致曲
定自昭昭終可期
訪瑫上人值喫葱茶
軟火明窗紙帳低一聲初報午來雞葱茶未必能留坐



為愛高人手自提

七夕

銀漢風休月對絃靈橋長掛罷星填從今祇恐情先老
無復佳期又隔年

東山

南山不見見東山白鷺時時自往還為問天公幾時雨
定因薄相故能慳

閒坐

鵶銜遺秉趍饑鷹老將時傳喚犢聲凡物有生皆有樂

不堪孤坐淚縱横

壬辰春試終場王德循置酒登月閣邀丁希韓

甚歡夜分方罷

寶炷芬敷散瑞烟月移花影上欄杆角聲又報梅花弄

只恐歸時夜更寒

清明日淨因莊早飯罷遂遊洪福有懷巨載元

確因致别約

老禪期客煮園蔬少憩西鄰日轉初萬白千紅好時節斷魂空付兩龍駒
憶尋春色過何郎西寺傳來墨有香安得薰葭真倚玉再邀花影上迴廊
同榮天和遊石城
樹密山深鎮雨涼西州陳迹舊丹陽相逢莫話當時事且約清心感妙香
謁錢公振李與幾

軟火明窗一炷香歲交時節夜來霜須知錢李饒風味
却媿巴歌汚錦囊

再過李欽之宅憶希武

客窗孤被探深寒一夢從來已六年獨有可人無復見
尊前旋笑尚依然

題李仲山金影軒

金影風光小洞天藍橋有路隔雲烟玉壺叩盡應能語
早晚光明照座邊

題黄蘗泉

住菴老子不復見傳法阿師追不回闕

一拳真是打爺來

次韻贈答洪覺範五首并序六言

覺範以余有收成之行作六字詩五首叙別既邂逅于崇因遂出以相示而句中謂余東坡客也頗復推借浮實舊章又有玉堂之約因次韻

念盡已知木偶多聞早慰詩流北海幸君知舉東家未

我爲丘

豈爲彌天葢世却來作戲逢場可是因人爾爾要非皆

我堂堂

問舍求田底事乘流遇坎方時且向忙中作覔敢從作

者論詩

立玉無因再倚坐荆偶此同班老去誰開東閤朝來空

對西山

俛仰誰爲荆棘崢嶸漫自波濤休說花磚步日旦尋烟

雨飛鴒

題畫扇

白頰饒春思梅稍喜可知聲聲催爛漫定是雪晴時

挽詞

東坡挽詞

從来憂患許追隨末路文詞特見知肯向虞兮悲盖世空慚賜也可言詩炎荒不死疑陰相漢水相招本素期月隨星沈豈人力輝光他日看豐碑

石敏若挽詞

萬年風采屬當時墮地能班世有兒夢筆方傳符昔應玉樓何事遽先期無由負弩瞻前導空歎騎鯨去不疑老矣無從忘肉味餘音猶幸接吹篪

李希武挽詞

十年枯木不知春每向尊前得可人申叔共瞻雲外翼元賓豈是轍中鱗揚帆巨浸方期遠摧輻窮途定有因後學從誰識頭角祇應遺藁是通津

濮道甫挽詞二首

暮雨江邊寄一犁多情鄰老共差池平生意氣幾如俠晚日詩書更有兒社酒方期終歲樂葵蕭俄感送人悲紛紛窮達都歸盡誰復聲名是舊時

倜儻胸襟孰可侔生平行樂自優游坐忘更漏碁盈局醉徹笙歌月滿樓千頃田園常富足幾朝冠蓋舊交遊佳城今日悲埋玉亘古傳名信不休

郭功甫妻孫夫人挽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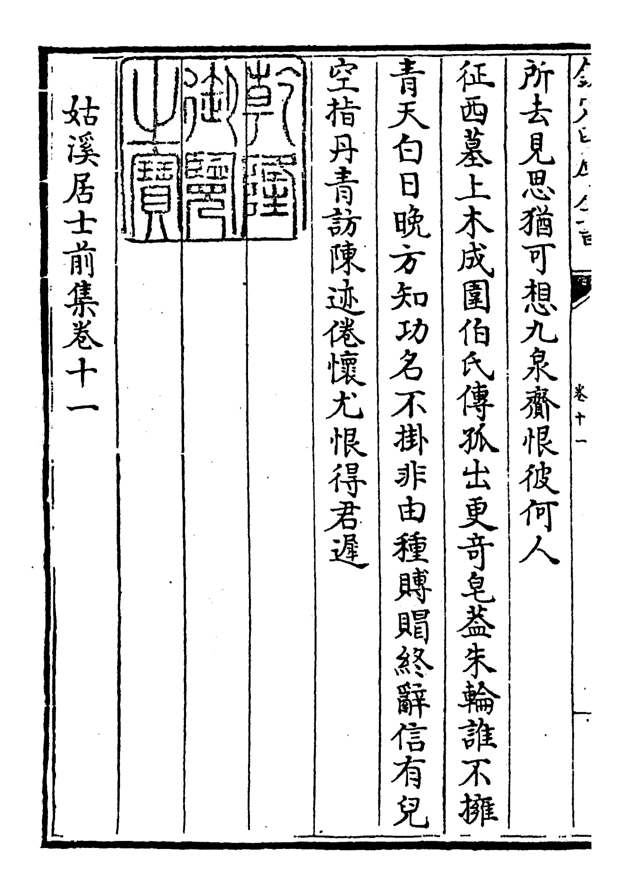
辛已名無媿成家德可尊蘋蘩招婿婦翰墨見兒孫孰
不承慈訓俱來哭寢門詩人難再得彤管負詳論

李府君挽詞

賣藥韓康伯著書河上公幻同聊復爾緣散却歸空獨
有鄉人淚難勝薤露風我來嗟已晚猶及想冥鴻

弔王承議二首

崎嶇南北舊相聞晚困羇縲託後塵盜賊餘風如振槁
里閭和氣似深春雀巢絶探終能鷇烏啄雖長自不伸



所去見思猶可想九泉齎恨彼何人

征西墓上木成圍伯氏傳孫出更竒皂盖朱輪誰不擁

青天白日晚方知功名不掛非由種賻賵終辭信有兒

空指丹青訪陳迹惓懐尤恨得君遲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二至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桂香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二

宋 李之儀 撰

贊

自作傳神贊 李伯時畫

似則似是則不是縱使擠之九泉下也須出得一頭地

又

休論捉月騎鯨到了衆人皆醉

時雌時雄時白時黑不是徐翁異身又非豐干指出葢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浮沈於物而不膠於物者也

又

孰從而圖孰從而狀大千俱空況爾幻妄直須辟立千仞要且事無一向雖然覿面相呈便是本來形相

又

意中適有千般思筆下原無一點塵自笑頑冥一村老忽從今日換精神

折渭州畫像贊

龍章鳳姿燕頷虎頸巍巍堂堂弗嚴而整山納海容霜根雪節可畏而親力莫之幹吾私淑諸一代之英多取益給欲掩滋明長庚未艾白氣何來精爽如在佳城不開出夘則角墮地而班豈無所遺騄驥方閑高牙赤爲惟叔惟虎有之似之千載一武赳赳桓桓彼徒見諂他日凌烟寔先前詔

沈存中畫像贊

先天弗違聖時以乘人謀鬼謀其誰與能彼雖淵密我則揆叙萬目交張維網之舉展也吾人一世絶擬孰友多文宛在中沚用此以通亦以是窮自崖反矣凛然孤風

保寧機道者傳神贊

一回拈起一回新覿面相逢那處親口似含珠聲似虎情如止水意如春一心為法無餘事四海如公有幾人祗恐丹青傳未盡更須圓相助精神

又

萬點寒鴉一輪秋月時節因緣因誰漏泄眼光如電舌如雷逩領鬚眉滿頭雪若問人間大導師踏着稱鎚硬似鐵

崇因欽老贊

真如會中相見了也崇因堂上因甚出來一滴曹溪初無二味大冶精金豈有他色雖然畫得分明要須重新注出十二面相忽然開不是僧繇誰得會

淨慧璘老賛

法雲會中多聞第一瑞竹堂上說法無雙降徑山龍則雨必應候祝崇寧壽則香不妄拈將謂有多少神通元來只這般面目

西菴璞老真賛

一住姑熟溪頭三據寶華玉座草木無不沾恩緇素幾多證果世人盡愛西菴璞誰知屢試紅爐火雖然覿面相呈也要從頭覰破咄鈯置殺人

儲居士真贊

敏以自求仁而樂施鄉黨懐其恕朋友畏其義悟幻妄之不留惟精進之是利故能告所厚而表其行歛衆美以昌其嗣尚慮吾志之未孚遂復有形於夢寐嗚呼斯豈令人之願力歟見者寧不知媿

李太白畫像贊

舉目一世空無人當時何有髙將軍龍騫鳯翥固莫羣晴天萬里惟狐雲冥冥何地非埃塵我欲從之嗟此身

形容不到浪自分坐令魯叟悲獲麟

東坡先生贊

東坡仙人岷峨異禀道日而升弗類斯擯有繼皇皇期之莫枕誰其止之成是貝錦天作人遠言何從諗聞已聳然見孰不凜

又

天作斯文萬物所印時憐時舒與天同運其誰特立卓哉吾人黄且落矣蔚然常春見險弗止自信無悶求仁

得仁於我何怨光時顯被外薄四夷載瞻載仰百世之師

靈巖愿老真贊

法不孤起隨處有人一花旣開無地不春現滿月相轉大法輪似雷雨作解如山川出雲不向人偏衫襟裏喫飯而於孤峯頂上化身

靈源禪師真贊

滔滔汩汩莫知其出汪汪洋洋隨圓隨方故八萬四千

偈不離於當處而五千四十八卷皆作戲於進場山谷老人所以强名之而無媿姑溪居士又從而雪上加霜咄只這便是靈源叟何須更上炤默堂

報恩邦禪師真贊

荆山美璞霜天一鶚可薦郊廟志存寥廓逢場作戲隨病予藥信與祖佛齊肩直是摸索不着

李伯時馬贊

竹批雙耳風溦四蹄振尾頓鬣會於一時惟伯時父神

而明之千載相遇非公而誰

畫龜贊

鱗介所宗壽無與京納錫以薦曳尾而行與其託之於死骨孰若遂性以為生余私淑諸葢將卒歲以沉冥

須菩提贊

敷坐而坐如日初曉護念付屬一時俱了非此老人其誰能表漫自形容本無欠少

慧林正老真贊

高坐清凉道場截斷東南路口一萬菩薩列在下風天下衲僧聞者稽首挺超佛越祖之意氣有抽釘拔楔之妙手摑得額頭汗出又向王舍城中哮吼

布袋和尚贊

盛着底是病拈出底是藥衆生以相見我却道風狂顛錯秋來葉落歸根春去鳥啼花落只這便是生涯説甚重重樓閣

俞秀老畫贊

青山白雲中人對面若不相識笑我吟咏自如終闕

居士身得度住平常人窠窟誰謂半山多闕口却作

豐干指出

俞清老畫贊

說着便知姓名見者誰不歡喜雖如自起自倒要乃無

此無彼冥冥三扳緣中隨處進場作戲欲問涅槃一路

頭頭只在這裏

寶覺昕長老畫贊

法雲地中得度慧炬光裏法身在處淘金揀玉隨緣運栰通津偏解抽釘拔楔更能因語識人且道有相無相休云是真非真

壽寧宣老贊

石霜山中二虎後世見孫無數堂堂大為古佛一身普照衆宇别出壽寧一枝又非慈雲法雨他時侍立坐邊往往呵佛罵祖

為僧作石菖蒲贊

葉磨數仞劒惟有清風剪不斷根亂一窩絲纏定白雲寒不散水無沙石無苔師乎一片心清哉

為人作真贊

王良不作世絶麒麟是可欺邪豈無後人誰其似之維烈武孫武則似矣而濟以文氣已萬里方爾就秣風雲其時會如兔脱儼然是則現居士身幅巾白拂無一點塵以無塵故始終一如顯忠數功固非兩途

又

茅茨為居脫粟為飱牛衣自暖徒行亦鞍凡人皆友是酒可歡暑不踐迹未嘗恤言山林城市隨遇即安一旦義重殺生非難彼强增飾寧知吾全葢庶幾不淫不移不屈者而以樂吾之天

文忠公畫像贊

霜空無雲秋天澄霽照然政通何勞鐘簴儼然望之希世一遇萬折方東逢坡益注

為僧作真贊

虎頭燕頷將軍之相雪檜霜松山僧之容以是而見胡來漢現捩轉面目瞻之不足盛哉七百聚徒何殊在網之魚若也向此提撕却成土上加泥

吴思道朝服畫像賛

可畏而親不扶而直藝表士林望高王國如在廣庭鵠立柱石翼翼眉間嘗滿黄色

又道服賛

濃眉深眼出塵之相幅巾燕服經世之狀有時収沙界

於一粒粟忽然乘長風破萬里浪固知透過六輪可謂森羅萬象本誰鼻端揮斤先生信是神匠

銘

銘予所携歙硯黄池張氏故物其子見遺有腆好事儲以資玩謂予可享輒櫝而薦我不能書亦匪能文愧爾誤投時出於温煤將童山筆或可冡庶吾之傳

章深道硯銘

馬肝色荊玉璞爛然一星如出海角來萬闕

圓硯銘

惡圓喜方乃士之常隨方而圓以救其偏方圓以時有矩有規不失吾中則方有時而不通因以濟用則圓有時而為重故君子方以守之圓以行之本末相權而自通於規矩之外夫是之謂深道之研而姑溪居士所以

銘之而不疑

予所用舊硯已斷復接相從三十年偶洗之覺其裒相已見為作銘

分荆秀之所鍾溆荆淛之所溆膩理瑩質如削爪而加拭售吾之所狂捐共吾之所窮寂闇墜而裂旋亦無隅豈同吾朽壤之化乎抑奕世之所典則不吾見於發揮終安得而汝識

硯銘

理密而質堅體潤而形圓不知得墨之難易但見隨手疊疊生雲烟心必資之而乃見言必俟之而後傳非吾人孰克有之永實用之無窮年

又

比德君子温潤如玉肉好界分中寔具足窮天下之智巧必資人以形容盡萬物之變遷曽不繫其盈縮惟其有以稱之庶幾力行而不缺

又

以相而見聖逢之研益之以銘未免曲斵雖則如是事無一邊筆頭落處萬象燦然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三

宋　李之儀　撰

表

代人賀德音表

上帝降康已胙無疆之址大君有命俄覃在宥之仁精誠已格於天人德澤遂均於動植中賀竊以視民如傷則纖悉畢煩於一覽舍已從衆則勤勞兼任於人難既

思慮之弗忘故節宣之或爽皇天后土灼知宵旰之所因珍劑妙工爲得晨昏而促効不更累日遽已親朝噓枯吹生大布風霆之令滌瑕蕩垢一新雨露之恩歡忻雖阻於周行抃蹈實同於蠢類恭惟皇帝陛下平恕御下清明在躬發揮累聖以收功度越百王而圖治幸今親覩亘古未逢自然協氣之符致滋勿藥之喜仰惟魏闕愈知舜日之明嘉與邦人載効華封之祝

代人賀正表

端辰謹始盛典正容表萬里之咸寧肅羣工而在御榮敷動植慶浹華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六藝之宗百世所俟潤色大成之業發揮遹駿之聲故於會圖籍之朝而乃修禮樂之事景風適應方蟄戸之回春黼座中嚴爍繁星之拱極非特知天子之貴於是識聖人之時就日瞻堯已幸躋仁而共域同心戴舜更期保壽於無疆

代人賀聖節表

臣偶假麾符阻趨軒陛嘉與肖翹之類交深忭舞之誠

惟天降命為民作君式屆令辰挺生元聖瞻重瞳於舜日想盛禮於漢廷謳歌蚤恊於當時東夏同傾於此日恭惟皇帝陛下仁舒化國道御時龍如大川之方增出庶物而獨運善述寧豐之典則久符堯禹之安榮故能廣文王適駿之聲倫既醉太平之福卜年過歷保壽無疆臣嘗忝從班適叨帥節頼一人之慶方均被於羣黎上萬年之觴阻進陪於列辟但同華祝遥慶嵩呼

代范忠宣公遺表

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顧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禀生艱危忠孝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己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得以營私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粤自治平擢為御史繼遷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密宥之求再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為止欲及物因知盈滿之當戒

弗思禍釁之陰無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腹三山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逢睿聖之臨朝首及纖芥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年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嗇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懷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能强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沈迷或稍舒於報効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遥聖時永隔恐叩閽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為是以假漏偷

生刳心瀝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絶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怨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寬流人之往愆悉以赦恩而特叙尚使存沒猶汚瑕疵又復未解疆場之嚴遂空帑藏之

積有城必守得地難明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
常軫淵衷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
疆之業茍斯言之可採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辭窮形留
神往
啟
賀致政太傅
伏審寵辭宰鉉榮陟公槐從優佚於燕申稱褒榮之典
策式揚大號允服輿情竊以經為帝師而輔太平之基

行應世表而全廉尚之節載籍所紀振古罕傳都門祖
二疏之行功名孰見昌黎賢佐臣之去體貌未隆又曷
若伊尹致堯舜之君告歸於亳周公成文武之事請老
於豐茲大臣出處之遠猷實達人止足之高致恭惟致
政太傅相公受天間氣為國元臣德茂典型智周體用
蚤由舊學夾聖日於虞淵進秉鴻鈞調化元於商鼎泰
山北斗雅望素高崑玉秋霜清標可仰幸功成名遂之
遇激頑廉懦立之心神明相其壽考華夷想其風采大

雅卓爾榮觀超然其假守江濵竊依鈞芘徒劇向風之慕阻修擁篲之誠屬炎景之屆辰蘄天倪之多祉

賀樞相轉官

恭審孚號揚廷策勲錫命巖瞻胥悅燕賀均驩竊以國家發政施仁均布蓼蕭之澤修文偃武一陶行葦之風豈險固之是圖偶關防之弗戒蕞爾蟻聚肆彼狼貪上軫淵衷僉言謀帥靈旗直指過者化而存者神廟筭出奇戰必勝而攻必取爰整鷹揚之旅坐觀鼠技之窮雪

見晛而曰消竹迎刄而自解迅驅雷電誰當赫赫之王師生致渠魁豈漏恢恢之天網帶礪益壯衮繡有輝恭惟樞密相公蘊命世之宏材韜經邦之遠畧敦詩書德義之本密告嘉猷兼將相威儀之多式昭異數挺忠誠以許國運精神而折衝勳德俱高邦家永賴用錫爾祉召公揚江漢之休惟斷乃成裴相建淮蔡之績其倫員遠部竊仰焚躔欣聞七德之定功共慶萬邦之為憲

賀樞密太宰

伏審寵膺帝制正領樞廷涣號式頒師言允協恭惟樞

容太宰相公學通精藴才贍經綸衮衣繡裳久繫巖瞻

之重高牙大纛夙嚴閫寄之威遂膺夢卜之求入揔謀

猷之要文武是憲允為百辟之師將相多儀實作萬邦

之屏折衝帷幄論道廟堂俾庶物各遂其生無匹夫不

獲其所某希風有素依厦實深雖叱馭以驅馳尚據鞍

而矍鑠逖聞除命倍切驩悰

賀運使大卿轉官賜金紫

伏審光膺宸命峻陟華資煥然章綬之便蕃穆若絲綸之褒拂凡蒙庇賴實倍欣愉恭惟運使大卿嶽降時才天生良佐騫翔棘寺綽著聲猶揔領漕臺獨高籌畫不絕粮道如見錢流洊被渙恩榮加晉錫德可久而業可大自結主知衣之美而佩之光允符輿議佇聞降召亟踐禁嚴某代匱下僚久依屬部未展望塵之拜已馳賀厦之誠

謝發解舉人

頒貽瑰瑋光賁衡茆載佩謙冲罙深感戢伏以先輩道惟務本學必逢源廣坐劇談固已折經生之角運斤善斵嗌嘗汗巧匠之顔挾萬選萬中之文厲一飛一鳴之志登龍好語方傾耳以聽之晝錦言歸更拭目於觀者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謝太守舉

雪見晛而自消魚隨陽而必躍嗌公明而仁恕俾惡沮而善揚輒傾悃誠上黷嚴聽伏念某學慙製錦政謝割雞第知王事之勤勞寧恤衆情之翕訿卓茂麽置嘗貽

笑於客人子產章程亦見譏於鄭國矧茲綿簿縣領劇
煩才既無長性多忤物孰能飯蔬而無怨固多射影以
司闕利舌如刀斐辭若錦原其所自請試敘陳大姓强
宗挾門資以凌貧弱假衣詭辨託儒名而蔑善良外則
遊談過客之邀需下則浮惰末業之縱慱一切杜絕俾
迪規繩非曰能之葢其職也然寒鄉寡與弱植易扶投
杼可虞市虎足畏儻非特達之眷孰推芘覆之仁伏惟
知府待制盛德兼容華闕慱照菲葑不遺於下體荼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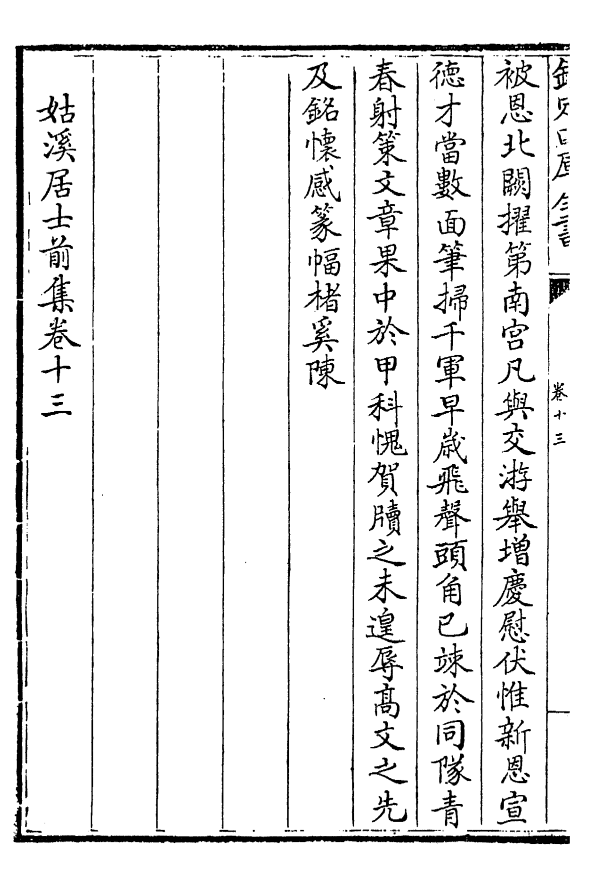
必察於人言薦禰之章已蒙提拔與點之志不替初終其敢不銘嘉惠於肌膚書格言於紳帶勉聽驅策用荅生成

謝郭樞密

一麾出守慚應變之非長千室鳴絃藹餘風之未遠有規於前者必隨於後圖政於舊者當告於新仰黷高明輒伸悃素恭惟樞密大中學探性妙識造覺先仁也柔而義也剛直其內而方其外至誠格物踵尚父之風猷

遺澤在民樂細侯之惠化首燕臺之衆後揭漢鑒之高
標左掖南臺践揚滋久北門東禹敷納居多粤自出殿
大邦逢時多故惟藩垣屏翰之重寄資爪牙心膂之元
臣扞禦寔勤寇攘遠屏眷滋潛邸之舊簡於側席之求
俄名節之促臨慶繡裳之入覲其迓踈無取矜式有依
丁兹報政之初採於遺老之誦汰礫在後徒勞捫字之
循循着鞭已先景仰聲光之赫赫馳詠良劇罔既敷宣

回賀新及第


被恩北闕擢第南宮凡與交游舉增慶慰伏惟新恩宣
德才當數面筆掃千軍早歲飛聲頭角已竦於同隊青
春射策文章果中於甲科愧賀牘之未遑辱高文之先
及銘懷感篆幅楮奚陳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三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四

宋 李之儀 撰

啓

權知開封府開封縣回章丞

士論推稱久欽雅望官塗南北未覿清標方嗟會遇之難據有叅承之便傾依所激瞻詠彌深恭惟知丞宣德地胄高華天姿爽拔溫溫之德裕然而有容犖犖之才

卓爾而無敵早登膴仕亟著能聲豈惟契合於當塗圩見翺翔於要路暫丞一邑聊畜遠圖某幸此同僚將獲連事協心戮力期共濟於公家妙語高談當款陪於暇日

回謝涇州教授

誦風雨之詩恨未識面辱瓊瑶之贈曠若披雲諒惟公餘黙有神相伏惟教授宣義性天清袒門地高華學深游夏之淵源文挾卿雲之黼黻早揚令聞自陟巍科謂

當金馬之遊尚屈絳紗之擁佇膺紫詔即步丹墀愧賀
幅之未修辱飛緘之先及永言感佩曷竟敷陳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轉宣德郎謝漕使
竊以仕版官聯蔑有絲毫之補勲司考績誤收歲月之
勞法雖循常恩實忝冒此葢伏遇運使郎中兼容有德
延譽及人肆如衰朽之微亦辱吹嘘之重致蒙帝渥濫
被官蹤其祇奉簡書莫遂登門之謝仰瞻棨戟但增引
領之誠

主管定州安撫司機宜文字回謝諸縣知縣

英聲夙著末諧披霧之瞻譙柄自持遽辱朶雲之賜退循孱瑣弟切驚慚伏惟知縣宣義間氣受天清標映物冰鑑洞知其宿獘鍊剛淬發於新硎月轉花陰不聞一犬之吠風摇麥浪即看雙雉之馴行奉璽書入趨丹禁其衣冠冷裔蓮梗餘生慚無霹靂之才猥贊芙蓉之幕仁鄰可伏願分霄燭之光德宇非遥更丐靈河之潤

回賀越州黄通判

伏審顯膺帝詔榮貳侯邦公論攸歸輿情胥悅伏惟通判學士才兼文武學洞古今睿眷益隆宸衷簡在未遂攀龍之志少施展驥之才雖遇盤根豈勞游刃致海沂之大治深賴王祥與峴首以並傳當嗢鄒湛某向風惟舊幕義實深未遑柔訥之修先辱華緘之貺

謝人啟事并寄詩

湖海地偏雲泥路絶已分廢人之淪落難忘聖日之光華間遇便風獲承近問惟方今取舍之惟義知吾君親

信之得人矯矯天馬之軼羣堂堂寳鼎之瑞世獨先流輩允屬高明恭惟某官以自天降之材值不世出之主精神會聚無非道德之幾微朝夕討論博盡典謨之淵懿展衍緒餘之暇低回吟咏之娛篇篇可奴僕以命騷句句真瑚璉之為器始終於學詞林由是而愈光遠近趨風善類倚之而增重載惟晚偶叨此親逢居常想像以馳情幾歎滯留而莫覿敢圖委睠遽辱賜書何啻賢十部之夸不覺在萬人之上伯樂既顧幾成冀北之空

毛遂何堪頓感囊中之効門庭瓊阻歲月易遥尚稽叅際之榮倍劇傾依之悰江干猶熱都下已凉益衛寢興永扶昌盛

賀薛左轄移鎮洛陽

伏審光奉命書罷司留鑰便道將承於宸對疏恩還序於近班夷夏所期天人胥慶恭惟某官以自得之學值有為之時即之也温無一瑕之可指屹然不轉經百法以彌精故能進退之間尤見表儀之正暫均勞於巨屏

已報政於再基蟲魚草木靡不識其至誠教令條章皆可師爲永法方歌廉而有託欲借冦而未遑雖衮衣赤舄久已付於公歸而白叟黄童想難勝於綈戀𢀸本爲棄物適寄吳鄉追路莫從遡風增喜行見制麻之降續申賀牘之勤殘暑未除闕是祝

賀王憲解元

平世往還不遇數時懷詠常有餘思樂馳騖者世之本情安退常者人之難事葢有諸中者固無所縈懷務在

外者或未免役物是故舉朝之心以在家必闈為可賢所以科塲之設乃因時制宜而不廢果諧遴選首得吉人恭惟某人言行相章氣質甚茂非知之而亦允其蹈是達也而不茍於闈牓名既傳士論胥樂皆謂積年之考察寧免有妨遂收一日之優長未為過舉式符賢路之兼取不碍學制之審求然此時遇窘於他從但闈報喜至於不寐欲圖慶屬以戒行庶達不腆之陳獲托承言之際用輙蹭蹬尤劇傾馳不虞艤楫之初遽辱長牋

之既雍容盛服若投先進之絶倫璀璨高文彌愧過情而非據讀之而飽足人意服之而增重心期由余入秦驚府庫之未闕寡孚適魯知典禮之具存僅逃舞馬之成妖劣似飛蠅之識赦雖已嚴於報謝尚有負於修裁低徊抱麥鞠魚之嗟荏苒幾風馬牛之逸文獻不類悚赧何堪於是勉焉其已晚矣實來虛往固難瓊玖之酬誠確望專行聽雲龍之會願附霜鐘之應别馳闕燕之私

謝韋深道賀復官

伏念某間關晚節流落倦遊加之憂患相仍所以志氣頓盡雖然竹栢之操不以時遷其如歲月之遥何以自處尚頼二三君子方懐九萬鵬程每容接翼以扶揺惟恐素志之摧折笑談委曲簡牘週旋遂忘失路之嗟豈復異鄉之感烟雲朝暮坐視去來魚鳥林泉分甘終始凡得此處莫非見貽不圖例奉於詔音驟使復還於仕籍衣冠顛倒無復儀形賔客過從恍疑夢寐載循忝冒

敢昧依歸此葢伏遇深道居士資粹中和學非俯仰好義若飢之欲食設心如水之在盤固其自得之長致此愛忘之過首頒慶問備寫至情字字有經真可謂之辭達句句不苟尤佩服於風期適作應於羣來故稍稽于修報庶幾全度未遽嚴誅春物正繁德門容豉更希調御下副傾馳

謝陶師中貢士

天下之患常係乎不得其人聖王之心所貴乎無為而

治雖名分之必正或事理之相違詰所以馴至此迹葢在夫未嘗留意先皇帝肇新科舉之制今天子嗣成教育之方謹其月書季考之文參以里評巷議之實討論如是以明倫俊造自然而次升靡一介之濫居果多才之彚進況乎首貢豈是常珍乃所謂鳴則驚人似非徒學以干禄伏惟其人身雖家食心則天遊白黑中分故談者之辨卓爾而黙識英華外發葢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陋彈鋏之興嗟不輟耕而取用彼勤謹積成其効

我纔出便占其先糊名既開士論胥慶鄉先生則云見面有數郡太守亦曰聞風甚高不辱其勸駕之恭將表乎絶類之舉寧拘中下徑躐優長佇騰大對之雄深切當世之務黄香來從江夏終號無雙杜牧賦就阿房豈止第五某早蒙垂顧繼幸通名適期款曲以相從孰謂倉卒而引去修遂兹戒大軸遽臨感佩不遺之誠但深非據之愧寒暄未定保衛善持欽遲光輝别圖裁叙

賀人轉官

切審顯被命書寵遷連帥伏惟慶慰竊以賞罰人主之綱紀用舍要在乎適中是非國論之權衡輕重務歸於至當故居上者操之以御其衆在下者體之以見其長實萬類之低昂係一時之休戚今天子别邪辨正有如皎日之當中諸近侍效德協忠何異大川之方至既抑揚之無愧顧授受以寧懃恭惟某官色正而芒寒業茂而器博總五材而並用駕六藝以相先片言之傳得之者率皆心服每事之舉聞之者莫不景從是宜朝夕以

輔聖明詎應頃刻而遠左右天下望之如日岳衆流赴之猶江湖佇觀麻制之行超進齋壇之拜其宰身窮壤託芘後塵雖未識荆州之賢然不靡子虛之誦衰頽末路瞻望何時適逢隆盛之期獨欝贊揚之願尚應餘日獲遂超風欣忭所深仰馳滋甚

謝金陵舉人

頃從眉山兄弟之遊獲承禮部文章之美竊謂龍蟠虎踞之地信多金聲玉振之英萍泛異時悵餘塵之已隔

風流别駕驚晚秀之方榮典刑如存嘆慕何已亟欲乘
閒而會面又慮以闇而投人展轉此時相詠增慨殆四
百數之較藝始一二人之中程凛乎誰敢自期巍然果
在高選遂將趨賀客之後兾能紓積日之懷有田一廛
適居收成之際聞風數舍遽興留滯之嗟不虞還家解
鞍之初輙當盛服長牋之禮造語警拔蔚有緒風寓言
週旋遇委無似惟素期之已晚幸來日之可圖伏惟某
人先輩不愧名家善緝新學絶黏頸綴尾之陋有矢口

載筆之成鄉校久居諸生固已歛衽禮闈既闢齊聲皆
謂得人上不負朝廷養育之深下足慰有司考定之審
竚觀軒陛鼎傳賜第之優越在里閭獨能側耳以俟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四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五

宋 李之儀 撰

啟

謝君俞

比陪敕旨例改官稱恩出非常愧莫能已竊以浮沉江上粗安魚鳥之遊縫綣籍中何異縲紲之繫自知罪大而不赦聊從漏盡以偷生雖天日無咫尺之違而氣息

僅須臾之保灶不烟者屢矣衣不時則常然尚恃仁聖之足依終無魑魅之或禦不謂匪人秉間凶熖輒加幸其疾病之餘幾成鋒刃之迫殘齡不負毒手遽回偶逃出胯之羞尚虛嘗膽之效方且散收魂魄粗葺田園誓將老馬豈復他也果吾君之軫慮因禮以推恩既使名不挂于刑書又畀澤均蒙于士類固常情無足道者在鄙分不其榮哉非交遊曲賜周全則哀墮寧容叨忝此葢某人先輩高明絶儷道義相先以其常忝博約之餘

遂乃頻借齒牙之論指陳人而竊笑孰不為曹閔失路以無徒或能加恤疾風勁草獨不顧以見煢隻影孤鴻獲相依而苟免適圖申叙遽辱寵臨端蔓芳腴真詞人之法則包羅引據備前輩之工夫豈惟禮意之俯投抑亦楷模之遠借續膏反復夕鼠怔其驚嗟緩筆抄謄鄰雞忽爾彈唱既已成誦更當深藏藹然祥光之燭人當知至寶之在笥永言委眷未易為酬

又謝仲輝

伏蒙仁私以某例進一官特賜慶問者竊以用不用固有其時才不才各言爾志然昧者多失于避之尾厲而君子常罹乎羿之彀中匪兕匪虎而終樂于不容之相安如玉如瑩則未免乎爰變之或異蓋得自是而不得自是故知亦囂而不知亦囂就使再思而後行未若三已而無愠莫莫葛藟惟條枚是施泛泛楊舟姑浮沈與俱誦言冀保於終身改過務勤於愛日閒關白首黽勉清時敢興牛後之嗟但有雞鳴之畏竊謂庶幾免矣不

圖忽爾及之自觸駭機上蒙恩貸遷之善地假以餘生方逮係之初駭聞中外及既行之後孰不嘆嗟纔辭縲絏之艱遽攬溪山之勝實疇昔願到而不可得豈羈纍所在而輒見投出處不疑人人略無少間循習既久種種靡不相宜所賴者方時善類之尤親所得者昔人陳迹之可見遂使六年之久不殊三組之歸殆此序遷出于望外求其冒昧亦有端倪此蓋某人先輩氣識曲敦矜憐俯逮察其介而不僻忘其老以奚爲每至遊從之

閒遇孱吹噓之重淄澠何辨要乃同流笙磬各音終成合奏致茲孱漏更得褒揚載搜子建之波瀾宛若燕公之黼黻字字有據如古人特為推排表表愈工非衰緒所能窺測但驚口角之流沫又知筆下之生風用謹家傳永為文格

答人謝解

伏覩解名可謂精造眷言歆艷莫不嘆嗟凡在流傳猶為企仰況與遊從之末惟深忻忭之私竊以經術取人

其効固以久矣文章選士方時尤見卓然非有司所養不凡則賢者安能至此先皇帝作新善類王荆公啟迪士心尚貽未盡之謀鼎傳將望之子發揮大智協濟㓗猷遂使青都紫府之仙于時輩出坐令黃茅白葦之論無復誤談光昭三代之風超出百王之上念場屋之有素未欲驟更幸羅網之無遺時存此舉孰先吾黨果獲當仁伏惟先輩天馬軼羣寶鼎瑞世筆端穮穡未嘗螟蜮以傷年腹裏陽秋能使蠻髦之右衽雖無上舍下帷

親切之對乃有東奔北佁縱横之才魯人易丘盖亦流俗之常態吳軍入郢始知智士之收功更期體此以自强會見排空而直上禹門三級已觀頭角之成魏闕九重行接羽儀之次竊憐衰陋雅荷眷存泛聽鄉評實逾已得崎嶇猥事適慚備慶之末遑煥爛雄文遽辱寵臨而俯及既餘光之舊挹非鄙語之能酬但驚肯首之屢形可信擊節之不暇敢輒騰于紙貴姑自謹于家藏庶幾兒孫得為資藉

上少傅相公啓

伏審惟天降命隨世效珍克協令辰肇登至寳眷言國器通稟睿謨遂膺誕告之榮兼邁聲華之寵非他人之可得葢此義之與俱是豈苟然者哉定應卓爾故也竊以荆人之璞憂出古今秦相之書實侈圖畫尤為曠世之遇獨高傳國之稱曾未若地貢而時乘之天作而聖名者昔未嘗覩斯能有聞審昭錫於特鍾置靈承于顯佑適丁元日方不瑕之增嚴臨受端朝擁寰區之交忭

信乃非常之盛事允為不朽之宏規洪惟六藝之宗逈超一旦之選果階幽贊首被疇庸殆無官可以為酬姑易地稍兹序拜叨克有素伸慶當先僅能踴躍于鋤犂之間不獲俯傴于賓客之後門庭在望誠意則通恭以少傅相公以天下第一之材叅域中寡二之舉經綸康濟莫非行可之逢緝熙光明率皆自得之學每奏則如水赴壑凡用則猶陶轉鈞可謂腹心之親何止羽翼而已粤自薦令名于上帝真懿册於方丘合宫奏功路寢

修舊盡前人之所覃思恢歷代之所靡遑以王總覈便
御之儲復發揮究太上之秘遂致天人交格用能教化廓新
竟符河洛之祥益隆廟社之鎮餘才兼暨小物必勤炳
如耳目之傳傑出詩書之載然畫九州者禹也堯享其
成而播百穀則棄焉舜因以重君臣相遇之如是道德
不謀而自同但知嘆頌於無窮詎復形容而可究暄融
已届叅侍尚遥永介壽祺愈康賢業
覃恩謝時宰

駒犢雖從既已還于天性乾坤委鑒益深察於人情眷言資藉之階敢昧依投之素是為再造固非徒然伏念某頃失防閑自貽罪累荏苒桑榆之迫逡巡溝壑之歸先世之傳纔餘一子孤老所托更無兩兒零丁門戸之僅存展轉蒸嘗之可懼竊謂興滅繼絕本屬先王之盛事且復祈哀請命則幸先王之親逢加之廟堂輔相之臣志同伊尹與夫帷幄親信之士道契唐堯莫非忠厚以疇咨悉繫仁孝而將順輒忘幽遠莫效誠忱重惟緣

木以求魚孰為脫置而解網載念勢可乘而易失深虞
辰去速而難回然支離攘臂已自分于終捐而象罔求
珠幾無心而偶得比騰符報宛類夢驚雪涕拜恩何啻
死生而肉骨有識更嘆亦知造物之因人此蓋伏遇某
官遂萬物以為心恥一夫之弗獲舉鼎絕臏而不遺餘
力操刀必割而適契斯時于事如飲食之須以身任風
教之率從容宥察得衆人之所未聞潤色淵微皆曠古
之所不到輔成一王之法蔚為百世之師倘非傑出之

差同安能相遇之至此雲間可想行自慰于掃門泉下有知豈不懷于結草况在孱瑣已誓糜捐何止今生更期他世

賀時相除少保

伏審誕告在庭寵優建節既重元戎之貴增嚴亞保之崇弼予一人榮被四表流傳所暨懽忭實均辱記齒牙之閒可量項踵之慶肖翹雖類踴躍遽知竊以有爲之君必得有爲之助非常之事必協非常之謀是以雷動

而風行故曰雲騰而雨降方冠百王而絶詣將超萬世
以永圖若非周公其人曷副成王之志堂堂宏構肇新
帝者之居翼翼舊章舉出聖謨之斷上侔乾象俯合禮
經先皇帝神靈在天固應顯佑諸執事智慧秉勢自然
景從初無億兆之離心允屬二三之同德總提制度尤
仰高明伏惟對越恩書鼎開華觀歆激士夫之勸闡揚
宗社之儲孰不奔走於下風可謂希濶之盛際恭以少
保相公惇大閎遠克實輝光自始繼承即荷腹心之寄

迨躋秘近愈隆旦暮之親所與者潤色之先驅所臨者輩流之殊軌主上倚多聞之益學者宗獨步之師葢非堯舜道德弗陳於前而捨文武謨烈不啓于用代天工而惟一贊皇極以履中矢言皆載籍之精微動容真列位之標則譬之射者至之又能中之況于樂焉盡矣不可加矣信一代之豪傑乃六藝之津梁適丁斯時爰契休命祖述憲章之大備賛已無虧裁成輔相以得宜美茲為久人事至此物理可期體貌固殊都俞斯在眷言

德望之集豈特私淑之歸庚伏正炎鈞履增衛傾馳而往倍萬等夷

答監司

竊伏海濱聞暴公子之名惟舊不顧侯爵識韓荆州之面為難異時旌節之來臨適幸里閭之托芘方行臺之便道偶南畝之告工阻陪父老之迎倍結蓬茅之恨繼圖申欵獲奉誤加敢虞名姓之疏輒與齒牙之錄退惟忝冒進有依承某人表瑞特鍾為時間出所過則化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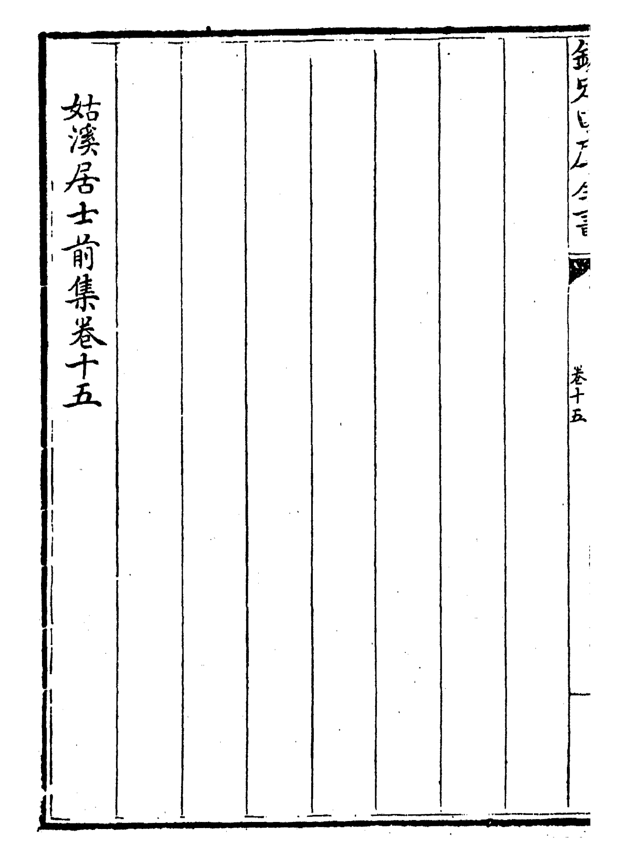
舉則優獨高衆允以安修常覺化人之患少固當垂紳正笏都俞軒陛之崇孰謂掌漕即戎輾轉江湖之外定應有待少俟奏成將幕府之暫開已鋒車之促駕雍容法從紬繹廟謨盡將未究之奇申錫無疆之祉側聞去旆行就過家有可望之程而復此差池懐危得之逢而何當慰浣情斯愈固心弗謂遐其例窘漂浮適從逃避願承賓客之後輒拘道路之難猶意俯存曲垂矜亮其為戀慕實異等倫火老金柔山悠川遠更希保重以大

光明

先狀

偶乗扁舟將叩會府雖類剡溪之訪戴實期荊渚之見

韓參奉可涯欣榮無喻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五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六

宋 李之儀 撰

書

答李幾重司戶書

秋暑不審通來起居何似不圖變故伏承遽鍾艱罰相遠且復未獲披奉故情文有所不逮想蒙見察其知先公才望久矣得之于賢士大夫之評每以未見為不足

今其已矣何愴如之昆仲競爽而及下嶠崒人物之望其來亹見逼耳熟愸揺恨未能促膝握手以慰欣慕專門之學昔聞其語而今見其人矣敢虞反我之懐而遞先臨問六月十八日得所附書未發已見其人而喜甚亟發之不暇既發乃綿連相屬前之以相聞之久申之以過情之語終之以諸可人之諳文且復見濟于其間而責其不腆之詞輾轉至此不覺悚然汗下衰晚不類得罪廢棄浮沈魚鳥間不復自齒于抑揚之地鼎焉惠

顧特相收采茫然不知所以為控方少年讀書時祗知古人所言為可師所踐履為必可力行以及之故諸可人皆疇昔相與厚善相免以至于是者一旦奔迸流落七八年間在者無幾爍然到眼恍如相接于夢寐之際而紬繹其欽挹之語則知高明不妄取予凜凜自信不為外物一毫髮低昂真我輩人也足下所養既爾而乃不遠數千里輕以人言俯暨蹇淺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期則重矣委非所據有類倒置雖然來貺不可以虛

故輒附諸可人以報盛德之及論省恕在人在我之厚薄以逺于不愧不怍則至完之言是也論以已責人不若以已恕人以責人之心責已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子夷傳家之言是也論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則魯直之言是也論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而折衷于董子而不可以足以賢於衆人而畫焉則子開之言是也論乃所願則學孔子自期于孟子之志則定國之言是也論僅知古今實愧博洽而浪得名遂以阮嗣宗之歎

為之證則明略之言是也合諸可人之論而反之于道
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及其用也
有時而過涉滅頂足下高材遠識固不待崎嶇所獻而
當以深造而自得之矣然方且汲汲于此而幸庶幾焉
者不敢以不告也適以疾悴偶在墳山程督工役邂逅
元翼回使姑致其略嗣此當不輟交馳惟斆學半君子
其無意否耶瞻望未閒千萬抑節自重

答人求所為詩文書

久不獲款近秋暑伏惟起居佳勝日者蒙面諭擯山諸石刻欲盡見之此自當墨以為獻偶刻字人招致不來尚有未完慮參差不足以奉省閲故爾蹭蹬因循晩矣負愧無量山中去城市遠耳目有間程督之外隨所遇輒牽課僅得十餘詩二賦一銘一青詞一書欲録出以干斤斧然素非所工加之老倦退縮略無可意處遂復猶豫又以不待有求而遽進則為衒鬻禽犢之學也君子之所深恥不圖過聽特枉書問引據該洽見徴甚勤

初則茫然不知其對既謝不能謂必見察而來使接武至于三四而不已仰承厚義愧汗如洗遂不復自靳而紬繹前日之所欲獻者以報專委之辱資藉疇昔庶幾匠手繩墨之餘或遂管中之窺欽跂欽跂頃未與執事相接但聞在朝廷舉職事屢有所建明不知者則謂有所為久而得其歸則皆一時之先務不得而已者比涉傳一二藁則往往人所不敢言異同之論無時無之要在我無愧足矣其涉葢足以知一臠之珍至于屬饜於

所鯖富則寤寐不忘而未有以見期者一月前有錄得泛舟賦永慕堂詩清曠亭記讀之累日乃知鯖與富未易形容端若快意於九鼎之烹自非完養停蓄發諸家之秘而加琢削礱礪以會於瓌琦則起伏能到既而端倪探賾果知留意於此甚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去竊聞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備肘後之索甚矣二人之文乃一時之宗也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

暫形忽狀出没後先聳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則吾東坡老人未可以輕議雖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陋所造妄爾塵瀆實則于執事所遊羿之彀中中央之中地而得之不審果以爲然否如其未也無吝見教未有衆晤之涯倍深傾想

答吴子陽問翰林學士帶制誥書

春末辱惠書爾後欲作報不暇及來太平遂如在井底姑隨地苟生聊復爾耳豈復更煩久遊紀錄然亦未嘗

輒奉忘也忽披手示尤佩見存伏審燕居雍容動履清勝欣慰所諭今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蓋因唐故事耳昨奉行官制未曾申明姑相因而行唐自開元末更翰林供奉為學士寵遇益重其地益親上自六曹尚書下至秘書省校書郎皆可與選入院一歲遷知制誥未知制誥不作文書但待詔備顧問參侍行幸而已其在廷班次只隨本官若侍晏則位序極高座在宰相下一品上雖弘文館集賢院各有所隷獨翰林院無所隷學士號

天子私人又曰內相令既行文書遂帶知制誥其知制誥則中書舍人職事也中書舍人乃中書後省官則是宰相屬官豈有夫子私人號內相而反無宰相屬官職事乎既專代人主敷告以言主行制誥批答口宣凡應和文書自不相干當時止謂知制誥遂還中書舍人猶以學士所當制為相妨故不去令泛謂中書舍人為外制翰林學士為內制則是也舍人止行誥詞押案遇有所命則因而申之于言詞以達所以命之之意而行下

至于制命則用白麻寫從内降付外廷宣讀其詔書批答口宣等或直批送三省或徑付所差使命事體不同官制行後凡此等合改正未及者甚多至赦書則曰尚書省牒刑部刑部尚書省一曹耳何牒之有只當如麻制學士行畢從内降出宣讀罷付尚書省授刑部符下諸道乃爲允當足下謂不肖昔嘗任兹事故委曲見訪亦似有所見責當時固嘗力言之矣會急欲成書在上者云未暇及故因循至今論必也正名則不得爲小事

終必有類聚而時正之者老廢寧復及此來意既厚不敢不報亦不須廣也未相見間惟加愛

謝人寄詩并問詩中格目小紙

伏讀別紙諄諭作詩之意遂以佳句見寵委非其據流汗竟趾不腆一介盖嘗涉獵而老無所就但時得一章一句或可人意則如盲人索塗而俄與之策日者有傳執事舊詩數篇拭目而觀首前而吟克然飽足使一臠之嘗如快意于九鼎也于是真有以寵之殆將屬饜矣

欽佩何已亟欲有所形容不免謂為過情而取近諛之誚要之是詩也作者久不到此當于正元元和以前求之而復過有延揖使得條具前人所作之目而責其所以為是目井蛙之生豈足副九萬里而圖南者其如高議既及不敢不報國風雅頌分為四詩言一國之事言天下之事形容盛德以告于神明又以政之大小而分二雅此較然已見者凡所謂古與近體格與半格及曰嘆曰行曰歌曰曲曰謠之類皆出于作者一時之所寓

比方四詩而強名之耳方其意有所可浩然發于句之長短聲之高下則為歌欲有所達而意未能見必遵而引之以致其所欲達則為行事有所感形于嗟嘆之不足則為嘆千歧萬轍非詰屈折旋則不可盡則為曲未知其實而遽欲驟見始彷彿傳聞之得而會于必至則為謠篇者舉其全也章者次第陳之至見而相明也近體見于唐初賦平聲為韻而平側協其律亦曰律詩由有近體遂分往體就以賦側聲為韻從而别之亦曰古

詩格如律半格鋪叙抑揚間作儷句如老杜古柏行者此管中之見妄以為同異恐古人自有佳處既無所傳亦不可槩知姑以其妄意者區處為獻不惜委曲見教幸甚幸甚

代人與薛金陵小紙二

遠去侍席已復累月粹然如春之和氣儼然可畏之德威翼翼然挽之不斷之誠意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也此特小己所得之私耳至其淺深不可以意測形器不可

以物拘習之者則曰善人君子也驟見者則曰不撓而有常者也曾不知刑不加峻而頑猾屏息談笑自若而百廢具舉昔無夕不驚盜也而今乃外戸不閉昔一月率三四回火也今未嘗有醉人橫路則歌笑扶攜無一語相凌拂方且雍容燕席登覽陳迹與二三要人握手傾蓋周旋于氣類中而往來賓客無間細麤莫不滿足而戀戀不忍捨云是豈沽激而然乎是豈緣飾而然乎乃知小己之所得乃衆人之所得也魯使樂正子為政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有問之者則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之效乃能如是耶必曰至誠而已至誠可以參天地之化育于是益知昔人之言為可仰也其曰惟是而行之於廟堂之上則公已效之舊但褊迫自吝者率以迹求而不知以道而觀是未足為知公者又曰公將歸正鼎鉉遂一德以享天心而沛然下膏澤于民則今日之政信可見于天下矣是則有造物焉其如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愚與衆人同

也早遊門下特不敢自許於見知而中間恩恤之勤似非咫尺可得而擬議雖仁厚造次必于是然蒙被之獲固然不知其況也不圖晚暮獲奉均勞之便拊循有加禮意愈厚益信前日之不敢自許與夫輒謂造次必于是者皆私已皮膚之見也今夫寒暑之變有生所同而有得之深有得之淺者非天使然其所遇之地適然耳以是而推則所謂皮膚之見者亦非盛德之所期也碩大光明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如推已而納之溝中此

伊尹之志而乃公之心也一介所吝不復繾綣以致其感然亦不得而已也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七

宋 李之儀 撰

雜書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近日詔求遺書乃太平甚盛之舉本朝書最不備臣庶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為事自昔隋無南北兩朝經籍時富其所藏之地號嘉則殿其卷至三十七萬大業之亂

存者無幾武德初纔有八萬卷又平王世充得嘉則舊書八千卷自黄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舟覆而亡開元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然著於録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通一時學者自為之書僅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史子集為四庫安禄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當國請以千錢購一卷分遣使徧天下搜索稍稍全復遂增四庫為十二庫一日為四庫實文宗尤所留意而十二庫方充滿復經廣明播遷迨于天復遷都乃蕩然無遺又更

五代之亂臣庶之家救死不暇豈復以此自表見故本朝書籍逮今未振宋綬李淑二家號藏書亦不過一二萬卷而已綬家又為火所盡其孫景年方輾轉圖足未幾輒死豈其數耶抑有所待也

又

由拳紙工所用法乃澄心之緒餘也但其料或雜而吳人多參以竹筋故色下而韻微劣其如瑩滑受墨耐舒卷適人意處非一種今夏未涉秋多暴雨潮水大圩田

之水不能浼吾之野舍浸及外限户内著屐乃可行會莊夫以收成告既來復值雨寸步不能施終日臨几案忽忽無況雲破山出時時若相慰藉者邂逅鄰人出此紙見邀作字既與素意相投凡數十番不覺寫遍安得能文詞者相與周旋既為太息而又字畫不工似是此紙厄會所招也

又

東坡每屬詞研墨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

遲然未嘗停輟渙渙如流水逡巡盈紙或思未盡有續至十餘紙不已議者或以其喜濃墨行筆遲為同異蓋不知諦思乃在其間也楊文公與人對奕飲酒次人或以文為請即以方角小紙蠅頭細字運筆如飛而與飲奕不相妨其詞又皆實以前世事對偶精密引據審確所命意爍然如掌握中而利害明白不容有所增損二公皆一時異人固未易優劣要之東坡之濃與遲出於習熟而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必也故知熟則生

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閡爾至其飲奕相參而各能辨則東坡不善飲奕一小杯則竟醉睡或鼾亦未嘗放筆既覺讀其所屬詞有應東而西者必曰錯也但更易數字因其西而終之初不辨其當如是也

書趙鳳事

劉知幾吳兢撰武后實錄書張易之昌宗誣魏元忠子齋私謁廬陵王事嘗邀張說為證而說已許諾賴宋璟力止之說得冒以為忠後說當國讀之而內自屈嘗語

兢曰劉子元敘此事太不假借兢曰子元已死不可受誣于地下此事實兢所書其藁故在說後屢祈刋削而兢終不許世皆以為今日之董狐也至趙鳳為莊宗實錄乃將何挺論劉昫疏不載昫既相遂引鳳共政事去古浸遠所謂董狐者果何人哉

書牛李事

長慶初錢徽典貢舉李宗閔以所親託之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密啓其事宗閔坐貶嫌隙自此遂結至太

和中宗閔為宰相會德裕名為兵部侍郎宗閔協牛僧孺併力擠之并罷裴度政事而僧孺尤力朋黨至不可破侵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能解乃有牛李之號武宗立專任德裕而為一時名相唐祚幾至中興力去朋黨卒為白敏中令狐綯所中傷豈無心始可立事而有心則訖不能濟使德裕不以前日為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未艾也

書楊綰事

楊綰少孤貧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泊如也雅不好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後為相時郭子儀再造唐室勲德方盛特為之裁損騎從以避其高名清節名者寔之賓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豈在汲汲自炫鬻以沽之耶内不足者急于人知詎不諒哉是等人也尚何足云聊以知有其實而名自至有之已非是况無而自為有者乎

書劉元平事

唐霍王元軌太宗子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于元平荅曰無長問者不觧元平曰人有所短乃見其長君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人不見其長則為全人矣葢其質既美則動容周旋莫不如是譬之嘉木本立則枝條根節大小短長皆中規矩繩墨見者一一知其為可用也又何擇焉

書柳材筆

元祐中錢塘倪本敦復通守當塗一日抵書相問勞藉

以十筆其籖云何東柳材予時方學書得筆試之頗相入是後訪柳不可得而念亦不少輟異時予得罪流是邦既到首幸自償所念而材乃歴陽人死已久矣為之悵然久之過少廣書室得柳東所藝宛轉抑揚二十年之負怳然見慰問之葢材族人于是知典型淵源不無所自來也但予老矣字畫日退良有愧于疇昔臨紙一歎

又試筆

手和筆調作字乃佳迫促取能未見其可前人任為一事蓋藏終身踐蹈悲歎窮通未始不在也退之序高閑謂僚之於丸秋之於奕詎不諒哉雖曰一枝要須如是方盡僕知而不能行故白首如逆風駕船進寸退尺不圖誤有見索每臨紙必為見奪況手未和筆未調又迫促勉強耶似是此紙逢厄會定將覆醬瓿矣可勝感歎

書陳格石刻

予少時客廬山見諸刻石字皆有精神退而求其真蹟

率不逌也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是後每作字
必歎息不得其人相與表發比過金陵所見如廬山時
至其畫筆則又過之逌詰其所自蓋南康人陳姓名格
從事於此十二世矣予固知他人必不能至是又以信
予平日一見爲不可易也凡技之善如庖丁解牛輪人
斲輪直以神遇而不以力會然後爲得况十二世傳習
之久耶彼徼幸于一旦之遇者雖資藉輾轉豈得不自
愧哉

戲楊元發

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請立子玉為之後子玉直視則則于是遂定昭奚恤過宋有饋彘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爾後阿阿則則更為歎息聲嘗究其所自乃得于此元發偶有系蒼黄失據屢詰之輒阿阿則則予固知元發非二人者不知其聲從何而致請知者注出

偶書

俊傑廉悍雅健雄深葢嘗見其人矣既獨立于千仞之

上則下視萬物如在掌握間足一跌遂致于訖死不復振故曰知所愛則知所養也不有其養則無異自卧于地以望百尺樓上其免于物役固難矣所謂俊傑廉悍雅健雄深者尚何足云纔一間耳而相反如是所以擇術不可不慎也

贈人

丙戌正月九日過彦國明窓稍理蘊火取煖焚香烹茶翛然相向欲歸而德威遽至復坐笑語徐視几上散帙

得老杜詩五代史廬陵歐公集宋文選不覺駭愕輒謂彥國曰子之膽過身矣已而抵掌相顧曰膽未足大姑我學屠龍為有罪姑溪老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番陽鍾弱翁少有出塵意中間輒崢嶸戎馬間以功名互表裏晚乃致信通顯然無真妄所與俱者纔一族子似已不自得于半途之失矣故每于世外人必從容展盡若相氣類者上饒劉思道以術名于世嘗得其建茶

硯屏云昔嘗相遇于京師臨分以之為別其義不可忘
也遂命工成就之予方有所適思道冒大江特見訪于
歷陽出以相示因以記其所自來亦以尋吾弱翁之舊
也崇寧五年九月十二日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八至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桂香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八

宋 李之儀 撰

手簡一

與蘇黄門子由

久不獲脩記師門雖窮在途然竊借餘光不忘自振惟是耳壅目枯求一毫髮晃濯增新無復可得以故系詠拳拳不忘鑒寐秋深江上猶有暑氣不審燕居却掃尊

體動止何似恭惟神聽寘符日有勝趣萬事既不復經意則御風調氣遂與造物者游矣不腆一介尚兾投老餘息猶及欵待不勝係吝之私更祈加愛

與龔侍郎深之

瞻望門牆僅隔一水然聲問不乏而歲時殷勤所當展盡于師仰者不應疏簡如是臨分雖不敢輒齟齬其馳情繾綣不得為無憾也春候已深日來尊體動止何似老境流落不圖遽遭此酷永日如夢寐中夜間則申旦

目不得交力量不充固深自愧惟是四十年艱苦相依平時家事取給已不易堪而有一急難則委曲經營不遺餘力情則夫婦義則朋友既使之到此地終不得同歸念念祇欲下見蒙眷深厚未能執手號訴臨紙哽塞不次

與蔡侍郎寬夫

不奉教晤已復累月懐詠重眷朝夕以之早夏清潤恭惟尊體萬福于是遷徙已得所説亟圖躬問動止屬乍

到不無應接之冗用輒蹭蹬尚幸少休獲踐鄙志瞻望門第可量依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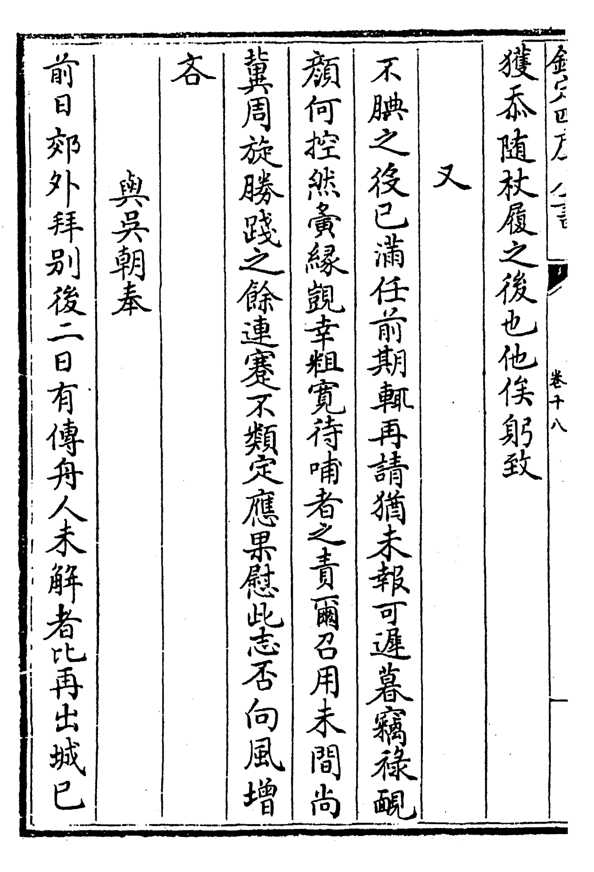
又

衰晚無堪實門下舊物永懷先公惇養之素與夫高誼延挹之勤每以身生朝露不能少見毫髮為念異時東坡老人則曰拱把必可以至千丈步驟方習定能萬里者于左右常一二數流落遐遠勢地日光明一見豈復可得不圖倦緒遽投挽引雖未慰從容景慕所期然欣

幸之深未易展敘也臨筆耿耿

又

比到采石遽聞已過城中輒投先書具道欣懌持書人回方審所得之妄已而又傳遂同何明道徑過金陵矣悵然不知其況久之乃承尚留湖陰頗得求田之適即欲修謝不謂汩没竟爾淹晚初以此地或可少延竊祿之頃褊陋易得以乘加之宿啄猶逞渠可一日苟安耶雖墳墓所寄亦將營葺就緒再理舊轍萬一舍館定庶



獲忝隨杖履之後也他俟躬致

又

不腆之後已滿任前期輒再請猶未報可遲暮竊祿靦顏何控然憒緣覬幸粗寛待哺者之責爾召用未間尚冀周旋勝踐之餘連蹇不類定應果慰此志否向風增吝

與吳朝奉

前日郊外拜别後二日有傳舟人未解者比再出城已

不及見相仍初稚多病未卜行李所之早失脩記可勝愧仰計程當已定館乍脫塵垢利害之役而有溪山隣里之歡想劇慰懷不為加損固非待晚生縷縷之獻愚者竟不免西行冒暑就陸其味可知俟至闗中時得通問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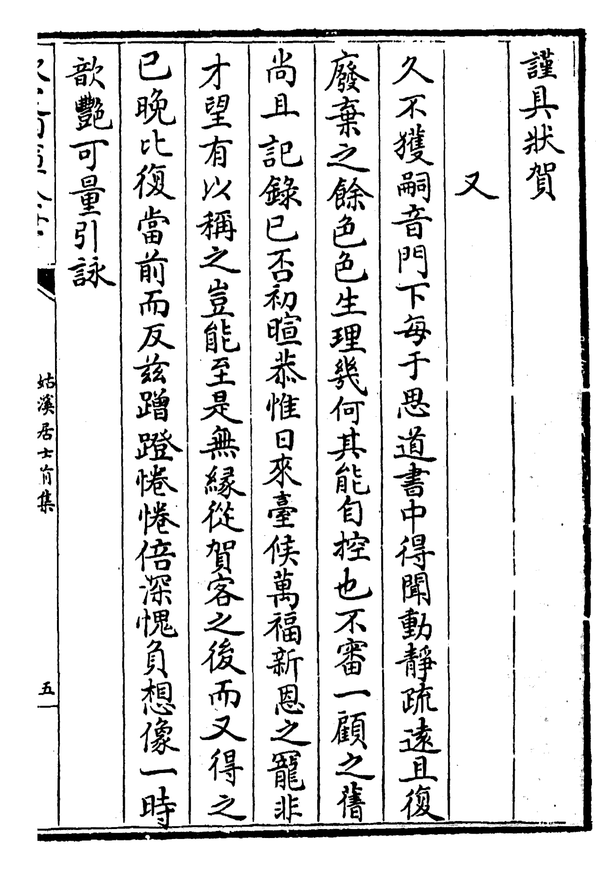
與叔倫提舉朝奉

久不親盛義間欲致一書或復不果所以系詠之深固不如是也比承終制還朝稍幸班者獲奉餘晤進聞舍

館所寓時得通記不謂前日方遂邂逅斯須仰奉教益間幸亦多矣已而得家門伯母下世哀苦累日不勝見在式假早來出就諸兄議成服歸得墜刺乃辱臨屈謹諭重意且失迎展感激復深愧恨向晚尊履何似無緣造謁尚覬促膝庸致久别之懐臨紙不任眷眷

與宋滎州

伏審顯膺寵數滎進崇資叨顧有來聞報增忭伏恨阻遠不遑陪下容以相先竊借光明但能知盛事之難值



謹具狀賀

又

久不獲嗣音門下每于思道書中得聞動静疏遠且復廢棄之餘色色生理幾何其能自控也不審一顧之舊尚且記録已否初暄恭惟日來臺候萬福新恩之寵非才望有以稱之豈能至是無緣從賀客之後而又得之已晚比復當前而反玆蹭蹬惓惓倍深愧負想像一時歆艷可量引詠

又

喬松巨柏非高峰絶壁未易為託以所託之如是宜其干雲霄直日上未已也又况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其資藉宜何如哉非肺腑惟義慰有自來豈能至此更期際遇終弃超特欽跂欽跂

又

晉卿家必常往還兄弟想皆顯達矣聞有尚主者得非宅相乎別當脩慶次因會聚為寄聲平時班班一見之

而未嘗接語料亦不復記省但寶坊一抔土未易忘懷也臨紙哽愴

與俞叔通教授

暑中不審旅舍何似瞻企盛義無從請叩區區可知高文聳動縈觀然未敢廣傳朝入亟暮遍天下矣何時再幸占隸病躬修布疏畧

又

寒色伏惟尊候清勝眷聚無恙至節日阻陪罇下為壽

可量傾禱不肖職事粗爾乍到冗瑣病躬不佳每愧誨言馳情不已早晚西來奉有道君子引企旦旦不知其勞耳盛寒珍重時䝨玉音

又

前日連獲手教并盛文二篇𥌒黑索燭未及恍如在日圍中矣既而研味高致非特如僕命騷人不知三代以來作者尚可分路揚鑣已否神遊不遠竦然數日髀氣作憒憒如醉人無緣款曲承誨以悉別後牢結可知舟

從定在何日啓行毒熱跧伏不易處吾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每于左右眷眷尚覬新春東去再尋杖履之適自餘不惜音驛交馳惟君子勉强于我也千萬垂亮

又

近附遞修記當浼左右兩日連俸賜教爛然禮意兼幅不能盡畧其愚陋尋繹所况浩乎若決天漢之瀦而注之廣莫之野難堪眷遇重為愧戴伏惟待敵里中德况佳裕眷聚寧勝昔龐士元為南州士人之冠以世論之

則兵戈之際與夫一道德同風俗蓋今日之盛也吾不知賢士大夫能相亢高明以掠士元之善否區區願親之誠非尺書可道指日以俟言款

又

伏蒙不鄙孤陋過示盛文大編衍溢貽然雖前日蹈海未能若此文章久不到此惜乎先帝不與見也然神遊不遠固當有享輒已傳録願少寛假數日偶誦一二對于同舍中徵索者紛紛日不自給瓌傑偉麗一至于此

尤劇賞慕

與何給事

違去門下遽涉改歲詠德懷睠尤甚平昔氣候未定不審臺候起居何似衰晚一介雖託弊箒之末而從容執篤尚懷素志其如傾倒絶世之藴欽慕出處之正蓋尚為左右頌之矣庶幾鋒車未命猶及旦暮之欵

又

早以山陽舊墳稍低下不免而甚水不能洩河漲淩注

念欲遷者久之于是得卜適介威德臨附一方與夫當塗令公部屬之便固知仁人周恤必以是為急難而赴之必克然常情所期近在咫尺隨事應見而已不圖光明俯暨委曲是同而令公不遺餘力恐已事未必能爾纖悉畢舉上下翕然景隨存殁仰佩未知所以為報雖已躬致其勤如是此念何時可忘系詠之深責具申展

又

急足回倉猝具書當獲塵浼稍不果嗣昔推重在先引

詠舊眷不忘傾屬早春不審起居何似久為人物所先加之有勞簡在淵宻豈外計可以遲回者流落倦途尚期謦節迅除少慰向慕爾遡風耿耿

又

罷厥沈溺無復舉頭之望邂逅舊遊仍值提案之始恍如斷夢感慰可知歸來幸畢葬事然望德門自是愈遠矣興言所暨倍深依邑故族淪落聞振拂不惜力是亦仁厚所期要之於時猶不可及也的便中卒爾馳附瞻

望弭節仰冀善衛

又

前日獲侍樽俎新築落成瑞應表發仰佩不遺與觀成美感激不在言也低徊里巷雖側聞盛事而衰遲不振愧無以形容蕪陋之語以致一時之遇過蒙延挹置其不逮而曲與之進敢不矜勉以奉勤眷持斧般門固已非據而老筆在前姑投一笑之地而遂覆醬瓿乃出望外矣適在墳山不果躬致賤悃仰冀深炤

又

分餉柔毛何以克當但恐飽德之餘藏神見夢羊蹴蔬

耳某物若干漫實四奩非敢為報也餘遲旦夕面謝

姑溪居士前集卷十八